



青陽先生文集序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為龍文日之回光散為霞采十圍之木上干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榦勁堅根柢深固非風雨所能搖振者有元右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萃于一時繪繡錯施韶濩迭奏著作之盛擬諸三代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蒞戎事而能對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內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

而已至正之亂天下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為墟文
武之臣鮮克勤事而先生以孤軍守皖城持必死
之志處就危之地岌乎江上與天為謀使國勢既
衰而復振民心已離而復合者蓋五六年城陷先
生與其夫人若子俱死于難平生所為文悉為煨
燼中元士大夫所嘗傳誦者南北折離不可復得
得諸其門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嗚呼汝鳩亡而
忠臣之志不泯白華逸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
勲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文不傳自足以名世矧
猶有如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厄於秦火莫得
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為訓者皆人

道之常也先生當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為訓
者也然則植世教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
在其文也夫先生名闕字廷心武威人至順癸酉
進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增謚
文忠進封復國公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
青陽先生故用以名其集云番易程國儒序

青陽先生文集序

頽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
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泣然流涕而嘆曰嗚
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
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得而無者廷心悉無之世
豈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予與廷心偕試藝京師
是科第一甲實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已而
廷心得右榜第予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予二人
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
七品官當是時予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予以
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

南元後下僚學殖日益荒穢而迂心方由泗州入
翰林為應奉為臺為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劄莫
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涌山積莫能
窺其突於是予之去迂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連遇
時變予以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効
死而迂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為江淮保障
者五六年援絕城陷竟秉節伏羲與妻子偕死生
為名臣歿有美謚於是予之去迂心又大相遠矣
嗚呼迂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迂心者哉或者
以為迂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予以為迂心雖
死而斯文固未喪也迂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映

千古燁然為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如世
之貪生畏死其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
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迂心之罪人哉迂
心詩尚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疏義援
引百家皆趣精深而議論閑達固可使家傳而誦
之鑿鑿乎不可易也惜其藁煨燼無遺獨賴門人
郭奎掇拾於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
者猶以不見全藁為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
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迂心者又奚
以多為尚哉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
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尚矣千載

而下知廷心者其無司馬乎廷心嘗讀書青陽山中及仕而得祿多聚書以惠來學學者稱為青陽先生故是集亦以青陽為名云雲陽李初序字一初又號希篔

重刊青陽文集引

有元死節之士合肥余忠宣公闕既沒之數載當國朝洪武初勅命有司祠公于安慶春秋祭祀其旌忠勸義之意厚矣先友吳陵張君彥剛好古尚賢嘗哀輯公之遺文鏤板以傳然其所作散佚四方弗克盡覩其全君恒以為憾至今又數載矣予宗姪沅陵縣丞誠益聞彥剛之風而興起者臨民稍暇復取忠宣公文集譌者正之偽者去之損者補之遺者益之積累既久仍壽諸梓其意不亦美哉雖然忠宣公之節義政事當與日月爭光宇宙悠久固不待乎斯文之傳與否然晚生後學仰企

前修露漑餘馥有不能忘情者庶或於茲見焉

正統十年春三月吉日

翰林院侍講學士兼

經筵官淮南高穀引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元氏世居武威父沙刺藏
卜官合肥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至生闕闕生髮
盡白嗜飲淡甚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蜜歲環
攻之與京兆張亨游享臨川吳澄弟子善談文理闕之
學因絕出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
民豪弗馴官稍籍之多以誣去闕繩尤無良者數千帖
帖不諱泗無麥民以乏故事不敢聞闕上之中書定為
令凡無麥者得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為壽闕謝去後
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弗忍離信宿而
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

疏條寃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不合闕上宰相書
言狀又不報拂衣竟歸居無何漢召脩遼宋金三史拜
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
政龐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
殺人金道上勢如狼闕遣卒捕之上思治切議遣巡察
郡國闕言向奉使無狀所至虜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
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意宜亟罷之不聽後闕補外會
奉使者亦至執闕臂曰誠如君言闕忠亮不加怨闕在
位知無不言言峭直無忌人勸闕少辟禍闕曰吾縱惜
豈不知犯龍鱗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
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為

迂闊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為行服終
身不嫁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檄不
下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峻山負粟輸官
者厄於道險費恒倍闕命以布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
自用多錄其私人闕輒抗詞沮之會有徭蠻反當帥師
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闕揚言於庭曰右丞受天子命
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劔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
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若往此
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湖南章宣慰
以婆律香贊闕闕覺重辭之香中果貽黃金章歎曰余
誓達官無弗受索如水壺者唯余公一人耳後以集賢

經歷召入預脩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金沂
東蕪訪司事發奸擿伏總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
多鮮印綬去發定賦無藝役小大各違度闕遊官履畝
實之徑賦平衢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
告台肆毒殘衢民闕鞠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有
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隱青陽山丁丑氏憂闕性至孝晝
夜號慟不絕聞者至洒泣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
事脫忽爾不花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
闕對使者曰為臣死忠正在今日闕何敢辭即之官分
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也闕從間道入推赤心置人
腹中復轉粟以哺餓夫民翕然歸四方來依者日衆闕

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
出閉殺傷相當至日吳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
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
次第降闕益繕城浚濠脩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
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
野鼓噪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披
靡遣兵乘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唯安慶
歸然獨存賊來戰又數敗却之偽作尺牘通城中諸大
姓約期日反莫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之
賊計窮復令闕故人以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
碎菴頰斬于東門潛山有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

虎虎出境不傷人功上朝廷俾為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帥賜以上尊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勸號數萬掠王帛殺嬰兒置戟上為戲沿江州郡患者之獨不敢近城下即近出師構退之咸服其義至有來降愿充將校者溪洞貓獠兵屯潯陽命使者率百輩腰刀直入脅闕使供億闕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貓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後竟如其言轉淮南行省叅知政事尋改左丞賜二品服闕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常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寇大集諸部圍

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闕猶率眾巷戰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闕手戟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餒鳥為寧復受汝官耶賊怒舉長鎗欲刺闕闕遂自剄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律氏聞之亦率其子德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何負余將軍耶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淮南行省平章謚曰文忠公闕為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為為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惟恐後每解政閉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贊曰於戲闕其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

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
直噉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後雖不幸糧
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烟烟上貫霄漢必繫為列
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變為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
固自若也然而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
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闕又似過之美於戲
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至
泣下者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漢迷於
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擬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
臣者金華宋濂景濂撰

青陽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詩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擬古二首

白馬誰家子

擬古 楊沛

天門山

送錙伯溫之江西廉使

送李好古御史 送普原理御史

送霍維肅令尹 秋興亭

安南王留宴 九日鄂渚登高

呂公亭 詠井上桃花

先天觀

黃鶴樓

別樊時中

宴晴江山拱北樓

山亭會琴圖

元興寺二首

大別山栢封

竹嶼

題虞邵菴送別圖

送危應奉分院上京

題段應奉山水圖二首

嘉樹軒

鶴齋

楨祥菊

賦得九里松送吳元振

龍丘養吟

送觀至能赴歸德知府

送黃紹及第歸江西

送胥式南還

題合魯易之四明山水圖

題黃河清良岑幽居

題施氏西嶼書堂

送方以愚之嘉興推官

玉雪坡

劉氏聽雪樓

光祿主事席仲桓海棠圖

送王其用隨州省親

合魯易之鄆江送別圖

宋顯夫學士輓詩

馬伯庸中丞哀詩

輓祝蕃遠經歷

紅梅翠竹圖

蛾眉亭

南山贈隱者

賦得慈恩寺塔

蘭亭

汪尚書夫人輓詩

贈澄上人

贈山中道士善琴

紅葵蛺蝶圖

自集賢嶺入大龍山

安慶郡庠後亭宴董僉事

題周伯寧畫

九日宴盛唐門

登太平寺

三月廿九日郡庠後亭宴盧僉事

寄題環秀亭

題溪樓

奉和旨南上人喜雨

送康上人往三城

七哀

葛編脩輓歌

凌孝女詩

賦得鉅野澤

夜坐

送張有恒

宋祭酒輓歌

謝堯章妻輓歌

送李伯寔下第還江西

美浦江鄭氏義門

大口迎駕二首

送王閔赴泗州

待制張廷美姑阿慶詩

雲松樓

楊平章崇德樓

八月十五日處州分司對月

有所思

長安百

伯九德興學詩

送孫教授

賦得君子泉

賦得春雁送司執中

賦得蛾眉亭

南歸偶書二首

別樊時中廉使

段吉甫助教別墅圖

卷二

序

送歸彥溫赴河西廉使序

送月彥明赴行都水監序

送樊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李克復赴贛州詩序

楊顯民詩集序

貢泰父文集序

送葛元哲序

送許具瞻序

贈錙彥通使還京序

高士方壺子歸信州序

聚魁堂詩序

送李宗泰序

歲乘法疏後序

卷三

記

會章亭記

穰縣學記

相陰州鎮湘橋記

漢陽府大成樂記

新脩大寧宮記 梯雲庄記

合肥脩城記 大節堂記

憲使董公均役記

卷四

碑銘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安慶城隍顯忠靈佑王碑

化城寺碑 濟美堂銘

青陽縣尹袁君功銘并序

勉學齋銘 錙府君墓銘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張同知墓表

兩伍張氏阡表

卷五

策

元統癸酉廷對策

書

上賀丞相書 上賀丞相書

丹上賀丞相書 丹上賀丞相書

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與月可察爾平章書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與魯舜功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

與劉彥昂書

卷六

雜著

頤

題宋頤主簿論朋黨書後

題孟天暉擬古文後

跋揭侍講遺墨後

題涂穎詩集後

御書贊

潛嶽禱雨文

勉勵葉縣尹手批

西海祝文

后土祝文

西嶽祝文

河瀆祝文

江瀆祝文

中鎮祝文

西鎮祝文

湖廣省正旦賀表

正旦賀箋

聖節賀表

書合魯易之作穎川老翁請後

濟川字說

贊勝

題永明壽禪師唯心訣後

題黃氏貞節集 染習寓語

結交警言語

附錄

送余廷心赴大學

青陽山房記

青陽先生文集卷一

詩

擬古二首

昔在西京日縱觀質前聞皇皇九衢裏列第起朱
 門借問誰所居丞相大將軍平明事遊謁車馬若
 雲屯芍藥調羹鼎拂沆鑄酒尊頌聲美東魚邊奏
 出西秦迴風薄蘭氣十里揚清芬東家有狂生容
 顏若中人謬言擬宣尼幽思切玄文著書空自苦
 名宦乃不振悠悠千載下安有揚子雲

又

昊天轉時律大火西南馳勁商發群籟白露降嚴

威攬衣起視夜明月鑒薄帷翩翩征鴈翔唧唧寒
蛩悲紅蘭委芳采栢葉亦離披喬喬千丈松孤生
泰山隈凝霜裂其膚層冰斷其抵摧殘若傾蓋蒼
翠終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宜或哉

白馬誰家子

白馬誰家子綠轡縵胡纓腰間雙寶劍璀璨雪花
明甫出金華省還過五鳳城君王賜顏色七寶奉
威聲夜入瓊樓飲金罇滿繡楹燕姬陳屢舞楚女
奏鳴箏慷慨願賓從英風四座生一朝富貴盡不
如秋草榮黔婁固貧賤千載有餘名

擬古楊沛

楊生仕川縣謀國不謀身一朝解印綬歸來但長
貧茅茨上穿漏頽垣翳綠榛空林積風雨蝸牛止
其中辛苦豈足念殺身且成人

天門山保寧知府楊卅梓人作記

楊子博地志名山屢出王但言隱彌匪崇冠峙嵩
梁井絡通遙甸天經列鉅障群峰如蕙首歷亂發
金塘玉壺旣嶇嶮天門迥開張宛虫連紫蓋丹泉
濺石床入門蔭脩竹中夏若寒霜靈鳥多異色中
林皆妙香耀真啓幽室積石構瑤房萬里秘冥奧
千秋阻秩望惟應學子仙侶結桂共相羊
送錙伯溫之江西廉使得雲字

祖帳依山館車蓋何繽紛使君驅駟馬衣上繡成
文中坐陳綺席羽觴流薄薰情多酒行急意促歌
吹殷况我同鄉友同館復同群初暘麗神臯遙望
澄遠氛迴鑿望雙闕五色若鄉雲蒼茫歲年徂東
西岐路分道長會日遠何以奉殷勤惟有凌霜柏
天寒可贈君

送李好古之南臺御史

都門相送處旭日動蘭暉綺樹鸞初下金溝絮漸
飛分驂向遠道把袂恋音徽去去江南陌應看滿
路威

送普原理之南臺御史兼東察士安

霜署起南天雲霄畫榜懸兩幃猶可對二妙古難
全夏木籠彫檻風華度繡筵時應聯騎出誰謂非
神仙

送霍維肅令尹

握手蘭宮外朝光滿禁塗山寒知塞近苑靜覺鶯
踈草草離罇既悠悠征輶驅還應軫時念不羨報
金吾

秋興亭

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雙城共臨水兩岸起飛
樓漢渚深初綠江臯迥易秋金風揚素浪丹霞麗
綵舟登高及佳日能賦命良儔御者奉旨酒庖人

供膳羞一為山水媚能令車騎留為語同懷者有
暇即來遊

安南王留宴

將命坐藩服式禮奉國賓賢王重意氣延客到華
裊肅肅高堂上圓方饋八珍齊優襍趙女歌曲一
何新遺響從風發彫梁落素塵中觴每傳滿眷眷
難具陳厚往已有愧懷報恐無因

九日鄂渚登高

南州理秋後嘉節協乾陽爰與幕中友臨眺涉崇
岡維時天氣肅芬菊已沾霜雷雷風振谷淒淒日
在房高雲歛楚岫曜景遊川漲微徑出丹林列坐

泛金觴佳賓未易合良會安可常英曹幸文雅獻
酬寧計行預恐還吹帽煩君戒太康

呂公亭

鄂渚江漢會茲亭宅其幽我來窺石鏡無得眺芳
洲遠岫雲中沒春江雨外流何如乘白鶴吹笛過
南樓

詠井上桃花

本是仙源種移來禁中栽為愛妖燒色偏臨露井
開

先天觀

仙客鍊金地蒼山深幾重至今龍虎氣猶在琵琶

峰峰前石路整金澗雷揚嶺萬壑闕阿宮千年奉
丹鼎日日采三秀人人吹玉笙既要王子晉復命
董雙城方朔金門步春來多自豫青鳥幾時還御
書寄君去北闕懷美祿南山思遠遊勞心如御水
東去復西流

黃鶴樓

崔嵬黃鵠嶺山歸魏構楚材澄江還畫楯連城抗鉛
階雕衡朱鳥峙淵井綠荷開隱見長沙渚想望陽
雲臺晴霄一仰止輪奐信美哉淮南儻好道日夕
化人來

別樊時中

桃花灼灼柳絲柔立馬看君發鄂州懊惱人生是
離別不如江漢共東流

宴晴江山拱北樓

漢坻開繡閣蕭然似渚宮晴江華楯外列岫綺錢
中對色青罇綠荷花女臉紅賢王敬愛客樂宴意
何終

山亭會琴圖

連山環絕壑雲木亂紛披中有抱琴者有如榮啓
期蕭然又不去問子欲何為

元興寺二首絕塵軒

網軒開翠嶠山水下葱籠江中寶牀擁對杪畫欄

紅心融二陣滅境靜六塵空應似青蓮葉齊開綠
水中

又壓雪軒

軒轅鑄鼎處仙臺成畫圖寒雲生洞渚暝色入蒼
梧如霧飄丹閣非烟起玉爐年年漫來此無處挽
龍胡

大別山栢封

竒樹如蛟虺盤甃上虛空孤生雖異桂半死反如
桐香帶金爐氣色映綺錢中靈從后皇服年隨天
地終常瞻北枝翠終古鬱葱蔥

竹嶼

秋水鏡臺隍孤州入水林茫地如方丈好山接會稽
長紫蔓林中合紅蓮葉底香何人酒船裏似是賀
知章

題虞邵菴送別圖

南州山水麗中田歲事豐時貞文物粲道合朋輩
同濟濟衆君子班坐蔭青松迴洲環偃月丹林結
綵虹翔鷗方矯矯鳴鴈亦噤噤即趣情已展染翰
思彌工予亦幽棲者纓冠朝北宮披圖誦佳詠觀
爾想高風

送危應奉分院上京

峽路傳清警言金輿夾綵旃還如向姑射詎比幸甘

泉苑樹紛成，幄閑榆始委。錢從臣偏寵，近載筆幔城邊。

題段應奉山水圖二首

水如剡溪水，山似剡溪山。想見鱸魚美，扁舟常不還。

又

花隱玉堂署，曲几對雲峰。為問江南客，何如九里松。

嘉樹軒為胡士恭作

嘉植將百歲，積翠廣庭間。高柯出閭巷，低枝蔭井乾。流膏從風颺，芳氣散如蘭。別有清霜節，將同綺對看。

鶴齋為薛茂弘道士題

葉縣飛鳧鳥，琴高駕赤鱗。豈若青田鶴，蕭洒迺仙倫。刷羽琪封側，振淚華池津。騫騰望霄漢，逸氣已冲天。鍊液諒有驗，減景入無垠。還乘過緱嶺，舉手謝鄉人。

禎祥翁為沙伽班院使賦

舊花已萎絕，新花迺再芳。都緣稟金氣，特解傲司葳。旖旎生殘馥，葳蕤出故房。應憐蕙草質，戰顙委微霜。

賦得九里松送吳元振之江浙左丞

結駟向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自度小春

橋偃蹇成芝蓋蕭瑟蔭蘭橈相送將何贈期君保
後凋

龍丘養吟贈程子正

戰龍起新室群鳥亦翩翩偉哉龍丘生抱琴歸故
山仰視天際鴻俯弄席上絃清音發疏越逸響遺
澗泉悠悠鳳翔漢婉婉虬媚川清風自千古何用
能草玄

送觀至能赴歸德知府

善理崇富教長郡筭烹鮮况茲又凋瘵望治切宸
淵綬組承明裏結駟雙闕前燕郊芳草歇商墟大
火懸高懷薄霄漢攬轡殊慨然揆予昧時用載索

從甘泉庶間兩岐詠為予書汗篇

送黃紹及第歸江西

上林華落盡東門餞別初遊絲橫輦道金波溢鑲
渠含觴不能飲躑躅此城隅念子正英妙丹泉媚
綠葉翻然阻山岫邈爾問離居芸閣誰同坐蒲生
孰共書時應有詞賦為寄比飛魚

送晉式南還

孟冬寒律應原野降繁霜客子倦遊覽結筇還故
鄉驅車出城闕旭日懸晶光綺宮上爛爛翠閣後
蒼蒼豈無涼華志唏景發清揚富貴在榮遇貧賤
有安行恒恐歲年迫臯蘭凋紫芳君看沙上鴈騫

翮乃隨陽

題合魯曾易之四明山水圖

窓中望蒼翠春木起晨暉非孤嶂繞盈尺長松未合
圍蕭蕭此仙客日日候岩扉念爾空延佇王孫且
未歸

題黃河清良岑幽居

大明照四海之子乃陸沉遠絕仁義絆結宇幽藪
陰翳翳谷中路嶄巖北山岑窓明鳥鄉首初蔭隴月頽
夕林時憑曲水几蕭散發長吟委化涼為達滯樂
恐遂淫援琴鼓招隱念子為薰心

題施氏西嶼書堂

中智得貴性得性非易求羨君渭水曲松竹蔽層
丘春秋當佳日兄弟各命儔摠轡凌晨術展席面
綠流參差瓊峰出泓澄綺磧周細荷承繡宇黃鳥
響疏樓起坐玩芳帙為樂鮮優游河陽耻巧宦建
春厭旅愁安得周公瑾為館孫仲謀

送方以愚之嘉興推官

帝仁同禹泣典憲輟朝纓我友膺時選御命出承
明是日芳節屆列餞多鉅卿桃花疑組色鳥轉樛
歌聲仰獻一杯酒遠慰千里行丈夫有遠業文墨
非所營勉布惟良政持用會皇情

王雪坡為周伯溫題

江梅有至性能怡君子顏
開花競芳艷擢秀帶春寒
惟與玉同色還嗤雪易殘
芳香拂羅袖如薰金博山
置此賓席上人人別意看

題劉氏聽雪樓

羣峰擁臨檻脩竹鬱菁菁
蔭向曲池好殺惟雪夜
清天寒三日臥入道是袁生

題光祿主事席仲桓海棠圖

沉香羯鼓打春寒
纔見開時又見闌
爭似吾家屏幃裏
年年歲歲有花看

送王其用隨州省親

都門楊柳萬絲垂
城下行人駟牡駢
官中近得三

年謁篋裏新裁五色衣
漢皋秋晚遊娼少
夢渚波寒獵火微
我有愁心似征鴈
隨君日日向南飛

題合魯易之鄞江送別圖

欲去更還願依依
戀濟知今朝去京日
似子渡江時

宋顯夫學士輓詩

紫陌暗蒼茫松門近太行
悲茲翼唇軸素紱引魚
荒故筆誰採取神書永
共藏愁尋持案地秋陰
結女牀

馬伯庸中丞哀詩

結纓趨魏闕
俛仰二十霜
化運易遷逝
故老人盡

亡維時遊公門時節會高堂崢嶸奉餘論炫燿晞
報章制若縵繡陳聲若寶瑟張儀若龍文鼎燁若
照夜瑤竿眠山工巧妙極豪芒抽思寃皇術振
藻詠時康是時朝廷上才彥侯有望公如逸虬出
萬驥為留行念此今已矣松栢杳茫茫驅車入珂
里穹門委舊衡珠移青淵涸桃盡故蹊荒龍火出
勁秋玉衡變春陽朝榮計已殞夕香豈不芳感彼
推輪始惻惻我心傷

祝蕃遠經歷輓詩

逸軌無還轍驚馬川有怨思蒼苔生舊館素簡委空
帷龔勝誰相弔虞翻少見知惟應問道者廬墓薦

江離

題紅梅翠竹圖

竹葉梅花一色春盈盈翠鈿掩丹唇休言畫史無
情思却勝宮中剪綵人

題蛾眉亭

空亭瞰牛渚高高凌紫氛澄江萬里至華嶠兩眉
分落日無霞綵流光成綺紋憑軒引蘭酌休憶謝
將軍

南山贈隱者

君家南山下南山果何如開如陣雲黑向背凌空
虛木客采薜荔怨女詠靡蕪何當牽白犬見君巖

下書

賦得慈恩寺塔送李惟中赴西臺侍御
祇園開塔廟遐瞰盡三秦
琤玉裁文陛金銅結綺
輪高標雙闕外流影灞陵津
攬轡還登眺題名繼
昔人

蘭亭

奉節過東鄙揔轡臨越墟
覽此崇山阿亭樹猶晉
餘陽林積珍木禊館疏
鏤渠微風旋輕瀨宛委寫
成書秋杪霜露滋清商
滿縣隅紅蓮凋綺藍微瀾
見躍魚藉芳泛羽觴
聽良有娛逍遙大化內
豈必三月初

汪尚書夫人輓詩

喧喧引長綏簫鳴閭井
閒旌連綺霞閣路指敬亭
山泉底鴛鴦臺掩城中
翟蓋還尚書老歸國誰與襲
芳蘭

贈澄上人

壞色衣裳護七條手持經卷意蕭蕭
頭陀寺裏相逢後又向天台訪石橋

贈山中道士善琴

山中道士綠荷衣新抱瑤琴出翠微
已與塵緣斷來遄逢人猶鼓雉朝飛

題紅葵蛺蝶圖

峽蝶既無數秋花亦滿枝終焉不飛去似怨弄芳
遲

自集賢嶺入大龍山

皖公標楚甸茲嶺孕奇形翠積橫江許崇冠呂蒙
城戒途入中林平岡駐我旌延望失來術周覽多
所經峩峩石窓矗窅窅巖岫冥離離雲朝濟粲粲
封敷榮閔弓射鳴鴈羣谷振弦鼓仰憐山人居俯
悅洞下耕蒼龍啓春候金虎收光精權家既非學
農用或可明碩言同載者為爾鑄阿兵

安慶郡庠後亭謙董僉事亭名天開圖畫

鯨鯢起襄漢郡邑盡燒殘茲城獨完好使者一開

頽省風降文囿弭節遵曲干雙池夾行徑累榭在
雲間天淨群峰出地迥蒼江環霞生射蛟臺鴈沒
逢龍山開罇華堂上命酌頽危闌主人送瑤爵但
云嘉會難豈為杯酒謹樂此罷民安魄淵無怕彩
清川有急瀾明晨起驂服相望阻重關

題周伯寧畫

殺機起無象平陸忽成紅蒼生既猛虜日馭經紛
虹舉日墟里間但見蒿與蓬惟有王官谷于今似
畫中

九日宴盛唐門

今日良宴集玉帳設金縣賓稱此嘉辰今德應重

乾淒淒秋陽升湛湛江景鮮西馳三滄津東瞻九
華山文湍帶粉堞卿雲覆綵旃清歌送銀爵泛此
秋花研嗟予遠征人別家今四年采薇夜歸戍操
築朝治垣微此一日歡苦辛良可憐中觴感前誥
撫運當泰年燔柴盛唐郡泛舟縱江前臨川射長
蛟雄風推八埏豎儒縲從役任重力迺綿武功既
無成文德何由宣微勲倘有濟敢愧魯仲連

登太平寺次韻董憲副

蕭寺行春望下方城中雲物變淒涼野人籬落通
瀟口賈客帆檣出漢陽多難漸平堪對酒一罇未
盡更焚香馮將使者陽春曲消盡征人鬢上霜

三月廿九日郡庠後亭讌盧啟先會事

晨集疑江渚列席當蕙樓斯亭信顯敞翠嶺帶澄
川潮駕宜城步山積司空原青松紛被徑紅挑鏡
發園衆賓起為壽繁轉出嬌絃中觴念遠離歲行
已再遷漂萍有時合浮雲未見旋今朝不為樂來
會知何年

寄題環秀亭五祖寺

宗老來相報黃梅盜已平傳聞一峰下還有九江
橫象構誰能壞香臺積可成憑詢幾小劫又復到
昆明

題溪樓

溪水綠悠悠高樓在溪上日暮望江南舟中乘菱
唱

奉和旨南上人喜雨之什并良雖不作詩
不妨一觀也

出車橫門道采薇皖溪水襍耕不逢年軍士常飢
餒奉牲走群望悃迫忘汝爾皇皇大司命配天奠
南紀方屯啓時澤拯民出穎死雲章變膚寸雨勢
來不已睇嶺三峯深行阡九江起開房各奉奉擢
葉方泥泥說郊君牡駢饁野田峻喜未論車箱滿
已見沽酒旨斯民既云樂兵甲行可洗赫靈有耿
祉壽夫誠在已淫陰無往轍薄伐有凶理撫事非

偶然涼薄那致此騁辭繼周頌屢豐自天子

送康上人往三城

嘗登大龍嶺橫朔視四方原野何蕭條白骨紛交
橫維昔休明日茲城冠荆楊芳郊列華屋文縷被
五章果車衣螭繡貴擬金與張此禱誰所為念之
五內傷豎儒謬乘障求賴天降康棧陽將解甲皖
邑寔開疆耕夫緣南畝士女各在衆念子中林士
振策亦有行我聞三城美龍嶺在其傍連林積脩
阻下有澄湖光明當洗甲兵從子卧石林

七哀

殷武誦桀阻周魯歌東征聖哲則有然我何敢留

行斬牲祀怒時鼙鼓起前旌野布魚麗陣山鳴鏜
吹鼓函閔何用塞受降行已城路逢故鄉人取書
寄東京寄言東京友勉對千載名一身未足惜妻
子非無情

葛編脩輓歌景光

昔別情何樂今還語向誰幽房通貝闕空館罨蕪
絲未過徐公墓徒懷有道碑扁舟望湖曲清淚濕
江離

凌孝女詩

王哀廢蓼我女亦有凌娥哭魚奉慈母淒涼陰女
蘿幽鼓啼蕙露芳對罷鷓鴣歌迢遞城南路諸姑將

謂何

賦得鉅野澤送宋顯夫僉事之南山

堤上柳沉沉春蒲汎渚禽濟田東滙闊汶水北流
深落日依中沚浮雲積太陰微茫看不盡渾似別
時心

夜坐和成太常二首

片月生碣石微光挂玉弓秋河空窅窕映建章
宮哀鴻知時節南飛正匆匆感君思親味惻惻此
心中

又

牽牛表宮雉華星動綺錢沉沉鵙鵲觀悠悠清漏

傳無才愧三益虛食念百屨綿思至中旦莫繼瑤
華篇

送張有恒赴安慶郡經歷

曉路通高嶂春城入大江草生垂釣浦人語讀書
窓肅客移茶鼎行田載酒缸幕寮誰得似高步絕
紛龐

宋祭酒輓歌二首

文章知有數耆舊忽先零東井開圖書西山闕爽
靈司徒虛執饋太史早垂銘悵望平原繡時時問
客心

又

東閣哀長別南宮闕嗣音相知誰復舊為報果如
今江漢無時返奎文永夜深淒涼釣魚地落日下
遙陰

謝堯章妻輓歌

草滿章臺墓松欹石柱廬憶歸司隸里能誦伏生
書夜哭聞茅店春祠襍筍菹傷心夫與子塵簡若
為舒

送李伯寔下第還江西

之子不得意南行無怨辭官河人杳杳客路雨絲
絲古木淮陰市春城孺子祠悽然十里別為賦小
星詩

美浦江鄭氏義門後大篆浙東第一家五字以旌之

省風浦江許馮軾歷高門借問居幾何九世今不
分鮮駮青於林愛此季與昆敦檢身事先訓禮度尤
恭溫生祥亦何用有後天所敦孰常棣閔叔咸厲階
悲婦言一朝或問念喪敗寧具論清源無濁流芳
蘭有競芬擣毫誦勿替勉哉賢子孫

大口迎駕和觀應奉韻二首

晨光開翠嶼廣路淨炎氛王馭度流水華蓋爛垂
雲既御大宛馬還朝鯉海君都人望旌纛樂哉歌
采芹

又

仗出彈箏峽川原鼓騎分天行肅大化時邁耀前
聞整蹕傳清道激吹入行雲日暮望雙闕草木亦
欣欣

送王閔赴泗州行捕提舉

蒼茫吳楚會縱橫淮坂流春冰未泮渚芳杜已生
洲揚旌朱樓前張獵青山幽獻功效大兕亦致公
子裘消韞足為樂何嗟晚不侯

侍制張廷美姑阿慶詩

葭茨啓望國灼灼詠桃夭操觚染芳藻短髮未勝
翹始聆白雪句無傳黃竹謠蘭萌初映砌春霜已
降宵秋榛覆故隴驚蓬颯迴颺金尊與瑤席度足

奉仁嬌

雲松樓

初日高樓上卷幔對黃山黃山出霄漢爛熳發青
蓮參差非一狀朝夕看屢妍九華承雙鳥敬亭附
駢筵漫漫雲崑嶺沉沉松覆泉清飈坐中起如聞
帝女絃靜有幽事樂動無塵慮牽消搖悅心目茲
道何長年

揚平章崇德樓

重城控秋塞丹樓耀芳甸頽霞上氛氲蒼林下葱
嶺長河城邊急積岨窓中見遠鴈城居延行雲歸
鄴善大賢謝卿相垂帟化鄉縣春虫觸寶瑟餘花
飄玉研方從董園樂陋彼詩梁轉伊子去山澤寒
齋秋草徧載覽登樓篇益重臨淵羨

八月十五日處州分司對月

玄武夕始正華月生秋旻金波何穆穆綠桂滿中
輪徘徊出西陸照耀此甌閩光流河宿隱氣隨商
律探餘輝動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嘉歲五政
亦已陳樂執一卮酒允矣同庶人

有所思

春風起寒色春衣方重熏新裝捲羅幕清唱入行
雲艷色若流月芳澤謝蘭芬嬋娟信無度我思何
在君

長安陌

浩浩長安陌，琉璃樓夾廣。塵鷺鴛鴦御溝上，芍藥吹樓前。駸馬追韓嫣，金尊約鄭虔。功名有時有，且得樂當年。

伯九德興學詩

上德撫玄運，籲俊尹神京。三雍丞髦士，五學訓齊氓。登歌陳羽縣，鸞刀奉麗牲。優游樂清化，大道嘉方行。

送孫教授

皇情重聲教，宵裝爾載馳。邊城南徼外，禮殿左江隈。揖讓陳椰器，弦歌蔭薜帷。惟全勝宜春，郭花落閉

門時

賦得君子泉送彭公權為黃州教

君子沒已久，遺井郡齋中。本寓思人意，無全澤物功。銀牀駁故蘚，玉甃落寒桐。幾日趨官舍，橫經誦養蒙。

賦得春雁送司執中江西憲幘

春風起蘋末，旅鴈尚回翔。乳鴨嬌同健，新蒲短可藏。應懷洞庭水，非避塞垣霜。客路頻懷舊，題書寄帝鄉。

賦得蛾眉亭送王德常御史赴南臺

江亭望華嶠，望望似脩眉。掃黛偏能巧，含顰知為

誰娟娟微雨裏脉脉夕陽時千里乘驄去因之傷
別離

南歸偶書二首

帝城南下望江城此去鄉關半月程同向春風折
楊柳一般離別兩般情

又

二月不歸三月歸已將行篋換征衣殷勤未報家
園對緩緩開花緩緩飛

別樊時中廉使

光祿橋西惜解携春星欲傍露盤低自來宮柳多
離思更着城烏在上啼

題段吉甫助教別墅圖

玉署掛新圖如君舊隱居峰高乃霞上葉變是秋
初游客看常在溪敲聽却無只此同登望豈必命
柴車

青陽先生文集卷二

序

送歸彥溫赴河西廉使序

河西本匈奴昆耶休屠王之地三代之時不通於中國漢始取而有之置五郡其間自李唐以來拓跋氏乃王其地號為西夏至於遼宋日事戰伐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然以予觀之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軍皆夏人人面多黎墨善騎射有長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質直而上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有所得雖簞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即以與人無

即以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斛之粟數千百緡之錢可一語而致具也歲時往來以相勞問少長相坐以齒不以爵獻壽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謹醉即相與道其鄉隣親戚各相持涕泣以為常予初以為此異鄉相親乃爾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莫不皆然其異姓之人乃如此則其親姻可知矣宜其民皆親上死長而以彈丸黑子之地抗二大國傳世五六百年而後亡非偶然也自數十年來吾夏人之居合肥者老者皆已三少者皆已長其習日以異其俗日不同少貴長賤則少傲其長尤強第弱則兄棄其弟臨小利害不翊毫髮則親

戚相賊害如仇讐予猶疑江淮之士薄而人之生長於此者亦因以變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今亦莫不皆然其於親姻如此則異姓之人可知也夫夏小國也際時分裂而用武必不能篤於所教而區區遐方教之亦未必合於先王之法及國家受天命一海內收其兵甲而摩以仁柔養之以學校而誘之以利祿今百餘年於茲絃誦之聲內自京師達於海徼其教亦云至矣而俗迺日降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我祖宗之置肅政廉訪司於天下大要以風俗為先而其職以學校為重故世謂之風憲是得先王為治之意也故嘗選任尊官非

道德爵位出乎庶僚者不得與是遠所以為民表也今皇帝用鬼名公為御史大夫公乃歷選朝著盡拔諸名臣為廉訪使而吾歸君彥溫以樞密院判官而為河西君少擢科目能古文辭有大節由國子博士五轉而遷是官今為廉使於夏必能興學施教以澤吾夏人吾夏人聞朝廷以儒臣為尊官以蒞已必能勸於學以服君之化風俗必當丕變以復於古其異姓相與如親姻如國初時如余所云者矣故道吾夏之俗以望吾歸君焉

送月彥明經歷赴行都水監序

中國之水賴禹治之而悉平而河獨為患至今未

已者何也河失禹之道而治河者不以禹之所治治之也蓋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甚遠而其注中國也為甚下又若建瓴水於峻宇之上則其所難治也固宜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折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其受患特甚雖以武帝之才

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
之無可柰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
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入
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
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
東都至唐河不為患者千數百年或者以謂王景
隄防之力乃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河之
大無所瀉而力無所分景以尋丈之防而捍猶螳
螂之駕而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惟河之委
既多大有所瀉而力又有所分景之隄防特以捍
漸水之衍溢者耳比趙宋時河又南決至於南渡

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
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
故今之河患與武帝無異余嘗以為中國之地西
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
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躡趾而入大陸地之
最下者也然河天下之獨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
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
穹若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河之行於地
也數十年而河徙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河
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
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

北廼其勢然非有他說也此者河北破金堤踰豐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天子哀民之墊溺廼疏柳河欲引之南工不就又遣平章政事崑名公御史中丞李公及禮部尚書秦不花公沉兩珪有邸及白馬而祀之河之患不已乃會諸老臣集議治河者諸老臣無能言其說獨尚書秦不花公以為當濬河棄道復引河以入彭城而待制楊梓又力以為棄道不可濬設使濬之而河未必能入廟堂無所從遣都水使者相其便害或者以為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廼置都水分監以任其

事選朝臣之知水者為都水而吾同年月君彥明為元幕將行以問於余余不知河事者雖然諺有之曰不習為吏眠已成事以事已成者為君言則古所以治河者可見也今河惟不反故道則其勢可障而排之使南使反於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海則國家將無水患千餘年如東都與唐之時乎今禹之九河既不可復考而河亦不復德棣之間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究如纒河之道是將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而使之橫潰為吾民害也今夫廟堂之議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

漕廢其係於朝廷甚重余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余特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脩治之特一人之私言也朝廷方事隄防固無事此廼以彥明言者似迂遠而不切也萬一隄防不足以禦河則余之言或有時而驗焉故為之叙

送樊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國家置都水庸田使於江南本以為民而賦稅為之後往年使者昧於本末之義民嘗以旱告率拒

之不受而盡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復逮繫告者而以為姦治之其心以為官為都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於是吳越之人咻然相譁以為厲已會天子問民所苦廼以為民實水非姦遂劾逐使者破械縱民而以聞上朝議乃歷選公卿有學術知大體者為之使而吾樊君時中以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而選是職自君之來官僚叶和吏畏民服政以大行命下之日無不相視嗟咨以惜其去獨其友余闕躍然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矣况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為酒食

予人人皆望而去之其窮而無告甚於前世益遠
矣其可重困之今而得賢使者以蒞之脩其溝澮
相其作息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則哀矜而為之所
民之窮者其少瘳矣乎今夫木之實繁者其技披
其本疏者其幹拔况於國與民乎哉故善剴木者
簡其實而厚其本善為國者疏其賦而厚其民理
之較然者也時中慷慨有大志臨大事果毅不擇
利害而為之今其行也其能有以大慰吳越之民
望以副朝廷之倚注也必矣二月初吉武發鄂城
舟木繁盛賓僚具在各為詩以稱羨之予故首序
焉

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宋高宗南遷合肥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人為之
九百餘年間未嘗一歲無兵革故民之豪傑者皆
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
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三家之在當時貴不過通
判顯者或至知縣與府族亦未甚大也皇元受命
包裹兵革休養元元民既富庶矣而又脩禮樂定
治具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
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
籩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
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當宋季時諸武

臣之富貴眠三家茂如也而有餘年之後惟儒家
子入為弟子出為人師隨其才之大小皆有聞於
時雖天道忌滿惡及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
也范氏世多聞人立中尤通敏由郡直學為襄陽
教諭宋亡時蜀流寓之士多在江漢意必有老成
典刑人也有老成典刑人與之遊立中此行將大
有得范氏之後有大顯者必立中也於其行也書
以贈之

李克復總管赴贛州詩序

仁皇帝即位錄懷來切致高位者無慮數十百人
獨韓國李公以甘盤之舊為最顯位平章總百度

君臣一德銳精治古而韓公相業見稱於天下後
世者設科取士其最也元統初余忝論薦計偕如
京師與諸同年求韓公子孫得今伯徵太常相往
來又識克復屯田於京師比來佐泗州而若復為
泗州屯田提舉日與君處念天下士所以復見前
代實興之盛者由韓公士不及見韓公見屯田不
其猶見韓公乎且與太常同年辱使納禮故以太
常之事君者事君朔月歲時必從諸僚友造君第
君暇亦輕裘緩帶以一小吏持馬過我我必為之
傾蓋而後去君色嚴而氣和有學而知體坐終日
屹然於先朝人物故實無不熟而知聽其言疊疊

如環之無端坐客無能置一辭也去年秋旣書滿
宰相以君有門閥且久更事非散地所宜處奏為
贛州路總管州之長貳及諸屯田與九州之人往
賀君闕在次舉璣拜君言曰仁皇帝之文德入人
也深天下不忘仁皇帝必及於韓公朝廷錄勲舊
家首言君斯文之興可俟矣請以為天下賀又曰
韓公能以道術昌其家君兄弟能保功名以有光
於韓公致中二千石請以賀君又言江之西文教
之盛者曰吉日贛多士彬彬焉人之所以屬於學
科目之興也於韓公之始而屬於學獨不於韓公
之季以治哉贛雖號難治君處之余知其為易也
請以賀於是程泗州賦詩四韻坐客入士皆為詩
以道其行使書吾說以為引

楊君顯民詩集序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推才是用之無所專主
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
政大臣亦以吏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
文書者得入臺閣共筆劄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
顯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遠士
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材蘊者又徃徃不屑為吏
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
叮咛以相警其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

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
胥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是可惜
也夫士惟不得用於世則多致力於文字之間以
為不朽而文辭者有幸有不幸者至於老而無所
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顯是又可哀也比年大江
之南山林之士有挾其文藝遊上國而遇知於當
世士之彈冠而起者相踵京師大官之家皆有其
客而遇知於當世者亦比比有之若豫章楊顯民
者抱其才蘊不胥於科目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
當士群起而有遇之時而又終不肯一出以干時
取譽是其中必有所負而然也予雖不識顯民然

聞其人力學而操行通古今之務江南之士漸其
澤而有名甚衆其弟子之登科目仕州縣者亦
能以政稱其家固貧而年又將老迺日蕭然吟咏
以自樂無少怨怒不平之氣其殆古有道之士耶
余讀而愛之其弟子徐穎持其所謂水北小房集
者來京師將刻之以傳於世余為題其首使後知
顯民南川之士有所負者也是盖有道之士也

貢泰父文集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
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為迂者亦聖賢以為
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

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
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聲之區也
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焉
曰貢泰父泰父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游
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為進取有所不可交
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冰
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父為應奉翰林文字固
多暇者即與聚蓋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
五行即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
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即聯鑣過市
攬鞍談讌信其所如而止及出亦無所止則相與問

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
王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竊回執政乃
大患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
相師皆以為常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為嗤詆
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
便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
所不能為也因翱翔生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
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父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
推官不相見者為最久去年大原賀君為丞相蒐
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為浙東西
第一迺得復召為應奉余適入朝為待制相見益

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父鬚髮皆白而泰
父銳然面紅白如常出其別後所為詩文甚富且
大進益知泰父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
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矜
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克然非其
中有所負蓋不能爾然則吾泰父之迂又過我遠
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
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
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為也泰父忠孝人也其
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况於無有之耶
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

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送葛元哲序

文者物之成章者也在天而為三辰在地而為川
岳其在於人若堯舜之治化孔子孟之道德仲由之
政冉求之藝一皆謂之文今特以言辭之精為文
者夫言之精莫精於周公孔子二聖人之於言豈
有求其精而然哉而其文何若是其蔚也揚雄司
馬相如韓子歐陽子始號為工於文者彼其於周
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
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濂溪
二程夫子之學其視揚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

蓋有所不暇然味其言淵然而深雄然而厚粹然
而醇使得列於聖門雖顏子曾子將不能過則夫
言之精者又若不待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
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至於聖人而後賢此無他
聖賢道德之光積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期其精而
自精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葩
華毛羽極人之智巧所不能為亦自然耳故學於
聖人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於聖人之言則非惟
不得其道并所謂言胥不能至矣金谿尊元哲舊
以文章名江南既擢第其文又傳於京師衆謂元
哲之文宜為天子粉飾太平鋪張鴻業以傳於後

世會有守宰之選遂以為興化錄事余知元哲終
以文選非久於外者也於其別也故與之論文

送許具瞻序

余讀周易之謙未嘗不掩卷而歎曰聖人待小人
之心一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小人也小
人盛則干君子故陰至三則履君子盛亦未嘗不
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謙虛也陽本實而云虛者
不自滿假故屈而下於陰也是謙以下為德者也
初而謙謙下而又下者也二則浸以上矣故以鳴
謙鳴者以言謙也三則益上而位高故以勞謙勞
者以功謙者也以功而謙厚之至也厚之至而民

焉有不服者乎故三之辭曰勞謙君子有終謙而
民既服君子之道終矣謙既終民既服進而之四
何施而不可聖人之心猶以為吾之待小人者未
之厚也又自反而撝謙故四之辭曰無不利撝謙
其德已厚其謙已撝進而之五而小人者之終不
可以化入也於是乎有侵伐之師故五之辭曰不
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不富以鄰德之盛也利用侵
伐順之至也聖人之待小人至是可謂盡心焉耳
矣昔者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之贊禹惟在於謙
禹遂有舞干之舉此其所謂撝謙也謙猶撝而未
格則其侵伐者禹終得而已乎哉祖宗受命汛掃

六合以有堯舜所未有之天下聖天子紹承熙洽
愛民猶子堯舜之仁不是過也頃者盜起海隅剽
民財犯官漕其罪可誅而區區赤子又特一將校
之力所能舉迺不以為罪止於招諭盜又止我省
臣以求降此尤可誅也而亦從其請且曰德不下
宣此吏之罪遂盡變易瀕海之為宣慰及其郡縣
之官選能當其任者得三十八人親御便殿給符
傳而諭遣之嗚呼此所謂無不利撝謙而禹之所
以待苗民者也三十八人之中天台許君具瞻當
治鄞具瞻余同年進士也其行端潔其材勇以幹
前知武義時攝金華縣事武義之民群訴憲府請

還君金華之民亦群訴於憲府留君不款其去其
得民如此可謂稱茲選矣故余為道聖天子愛民
之深與夫所用具瞻者如此非惟勉具瞻亦以告
夫民也

贈刑部掾史錙彥通使還京序

舒岸大江為城北走英穎南亘番歙西通黃蘄湘
漢鄂岳東距鳩巢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自兵興
所在從亂舒介其間而獨徇義秉節不與之共戴
天故群盜環攻之舒亦不少屈撓日治矜戟弓矢
以與之相格鬪盜大至則男操兵婦給餉童子負
瓦石空巷乘城與之決戰如是者今五年其勞如

此故其富者日貧而貧者日死以耗入其市廛里
蕭然適其野榛莽沒人不見行跡至其館簞糞糞
治餼牽不具委積不充使者之道此怒而去者往
往有焉其以公事來者多賂賂以為喜愠喜為春
溫愠為秋凜或怒而去則民相與踴躍曰禍其始
此耳不甘食安處者累月而未寧逮無事迺已浚
儀錙君彥通為秋官掾亦以事來居郡浮圖每食
蔬一器飯一盂饋之珍羞則辭書之財則艷然以
怒持節至軍中勇者執手以勉之創者涕泣以勞
之其居此特久而民愛之如始至惟恐其去已也
傳曰有功而見之則說也君重其民情而閱其勞

民之說也亦其宜也臨川毛順孫愛君尤至與士大夫賦詩以美之余故處合肥知君為掾廡而有能以為士之美君者非譽也故序而冠諸其首

高士方壺子歸信州序

堯舜之時以幽并為朔易元興舉堯舜未有之天下而一之而幽并始為土中以為四方之極然其地去荆揚數千里而氣苦寒而多風非其土者至則手輒而足裂其居處服食異用絺葛果茗魚鱸之物不能以易致皆性之所不便故南方之人其至者恒少非為名與利無從而至焉又况浮圖老子之徒以遺外世俗為道其於名與利盖有所不

屑故其至者充少或至焉者則亦名利之人也高士方壺子至正中至自信州余始遇之以為名利之人也徐與往來見其氣泊然其貌充然人與之談當世之事則俛而不答獨其性好畫人以禮求之始為出其一二皆蕭散非世人所能及嘗為余言太行者天下之脊而居庸古北者天下之岩險也其雄傑竒麗非江南之所有天府之藏王公鉅人之所有皆古之名畫余所願見者今皆見之而有以懽吾志充吾之所操吾非若世俗者區區而至也余曰賢哉方壺其古所謂善操技者與夫輪扁之為斲知斲之為美不知有王公之貴知斲之

為得不知有晉楚之富故其為技也古今之善斷者莫加焉今子幾於是矣其有不臻於古者耶吾黨之學者苟遷於物其尚能望子耶於其行也相率為詩以贈之

聚魁堂詩序

安慶郡文學秦宗德持其友人豫章嚴撰書來請曰去年丙申江西行中書之鄉試也臨江貢士有曾魯者偕其友廬陵解蒙高飛鳳劉倩玉俱就試寓上同舍往還復同舟而載拆號四人者俱在甲乙選列捷報至高與劉解乃留魯家鄉人因名魯氏之館曰聚魁堂云僕與魯姻婭也復率大夫士

之能文辭者賦詩美之謂宗德常獲私於公書來請序願勿辭將以為榮焉余曰利目取士吾嘗司文衡於中外矣退而攷其所得父子同榜者有之兄弟聯名者有之師生俱在選者有之若同志同升鮮有聞如曾魯者也其理似不偶然豈有數存其間耶然不足泥也余惟愛魯之交友得人而人之與魯交能登科目發身也由此而升以行道以致君以澤民將無不可吾意四方者亦嘗彈冠相慶矣則親朋賦詩以志喜也固宜宗德曰斯言甚善請書以為序

送李宗泰序

淮東南西北道之地其民忠而能守國者三郡曰廬壽舒自盜興壽守先治戰備與民為守治輒敗然不能保其近地民無耕耘而長淮之餉道又絕以致父子相食而後潰廬大郡其南沮澤之地大而有名者三十六俗名之曰圍地廣而足耕而守與將才下余嘗識之凡其日之所營夜之所思非宴樂之事則楛克之政也民有持耒耜於門者則曰召使奪而辱之民飢以死城大而不能守乃歛四境鄉兵以守之又無以食以賦富者大都剽吏殺人而莫之禁至以其兵去之城遂陷余至舒時國門之外數十里之地皆盜柵也幸戰而勝乃為

攘剔旁近之地令民耕之築壘以護其作役其不能耕者時節與之繕城隍脩矛戟而又明其政刑平其賦歛治其爭訟朞月而頗張今民之勇者無敢諱弱者無所悵如承平時然惟教民之術有未治耳方將與學士脩其庠舍共講唐虞治道天人性命之說則禍亂有不足定者若姑孰李宗泰志學而行端又吾所當正而禮之者也而力不足宗泰族人陷在姑孰者聞多自拔於宣將往來之又義之所不敢止者姑序吾懷而與之別

歲乘法疏後序

天下之書博者未嘗無要法五穀十二管可以盡

天下之音數十干十二支可以盡天下之甲子象
形指事轉註諧聲會意假借可以盡天下之文字
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克之而不窮合之而不
遺知者創物其有功於世類如此佛氏有法疏書
會萃名義而歲十二部之理無不在誠要法也西
菴遂公罷講遊方二十年歸乃取而脩訂之補其
所未備白其所未明去其所未安明性相析機宜
判定名體目曰歲乘法疏濡頌有道之士文公無
學以衣資若干貫刻之板以惠四方昔邵子皇極
經世以元會運世衍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盡
事物無窮之變其文博其義富蔡西山撮其機括
為指要一編其有功於邵子大矣遂公之書是亦
大哉之指要與余讀傳燈婆子請趙州轉經統禪
床一市云轉經已婆云只轉得半歲半歲全歲姑
置勿問五千四十八卷一周行頃何為而轉之此
又西菴不傳之妙因書之卷末在學者所自得

卷之二

七

農民嚴時茂寫

聖